



[俄]尼·阿·涅克拉索夫著

鐘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

上海译文出版社



[俄] 尼·阿·涅克拉索夫著 飞白译

诗在俄罗斯 诗是好日子

上海译文出版社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49 年版《涅克拉索夫著作
及书信全集》第三卷译出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俄)尼·阿·涅克拉索夫著

飞 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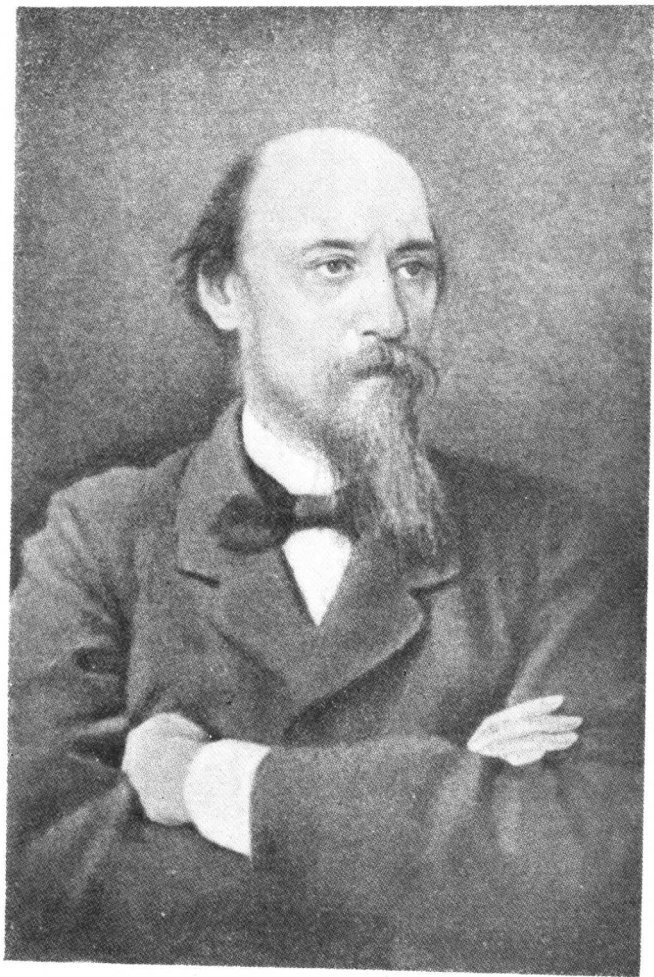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25 插页 3 字数 287,000

1979 年 3 月第 1 版 197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内精装 2,000 册)

平装定价: 1.40 元 精装定价: 1.85 元

书号: 10188·51



尼·阿·涅克拉索夫

00199/64

译者序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杰出的俄国革命民主派诗人，他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涅克拉索夫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熟悉农奴和伏尔加河纤夫的苦难生活。青年时期他就脱离家庭，从事文学创作，并结识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受到别林斯基较大的影响。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涅克拉索夫主编当时俄国最进步的刊物《现代人》，后来又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到编辑部工作，一同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六十年代《现代人》被沙皇政府查封后，涅克拉索夫又主编《祖国纪事》杂志，继续发表进步作品。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创作了大量诗歌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他的诗作，有的反映俄国城市贫民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人的悲惨生活，有的塑造了十二月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但他更主要的题材，则是揭露地主阶级和整个沙皇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描写农民的苦难和反抗。涅克拉索夫唾弃了温文尔雅的诗神缪司，在他笔下出现的是另一个缪司的形象——一个被鞭子抽得血肉模糊的农家女的形象，这足以说明涅克拉索夫对诗歌的观点。他

写了许多以前的诗人所不敢写的愤怒的诗，对沙皇统治下的整个社会制度发出抗议，因此经常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作品也经常遭到出版检查机关的刁难和查禁。革命导师列宁很喜爱涅克拉索夫的诗，在西伯利亚流放中，列宁把涅克拉索夫的诗集放在床边，经常阅读；列宁的著作中，也多次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涅克拉索夫最重要的代表作，是诗人对沙皇“改革”农奴制度后的俄国社会进行深刻解剖的一部巨著。

在农奴制度的俄国，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吃的是糠麸、橡实面、麻秆粉，干的是无休无止的牛马活，还被地主随意鞭打和转卖。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特别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克里木战争后，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骚动”频繁，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处在崩溃之中。连沙皇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

于是，在沙皇政府策划下，演出了一出“农民改革”的丑剧。正如沙皇向受“委屈”的农奴主亲口保证的那样，“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可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改革”的结果，农民被迫“贱买”自己的份地和自己的自由，赎金比当时的地价高出一两倍；农民“赎”得的又是最坏的土地，而农民原先耕种的最肥沃的土地却被地主割去；农民获得所谓“解放”后，仍不得不以极其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种土地；农民还被继续为地主服劳役，称为“暂时义务农”；“解放”后的农民仍是

“下贱”的等级，遭受着敲诈、勒索、鞭打和侮辱。……列宁尖锐地指出：“臭名昭彰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①“这是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②

涅克拉索夫以犀利的眼光，看穿了沙皇的“伟大改革”究竟是什么货色。他从“改革”的一八六一年开始，连续写了《货郎》、《红鼻子雪大王》、《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长诗，刻画了农奴制度的崩溃、沙皇政府的骗局、农民在“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深重苦难以及人民的逐渐觉醒，以其大胆、清新、战斗的风格震动了俄国文坛与社会。其中又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一书，包容了最为广阔而形象鲜明的社会画面，提出了深刻的社会矛盾。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组成。把这些故事串起来的线索，是七个刚从农奴制度下获得“解放”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为了找到答案，他们决定漫游全国，去访问地主、神父、官吏、富商、大臣，以至于沙皇。其实，这些剥削阶级的人物是否能过好日子，并非作者要写的主题；涅克拉索夫采用这样一个书名，这样一个故事结构，除了突出民间文学的风味外，还含有麻痹出版检查机关的用意。作者真正要告诉读者的是：在“改革”后的俄罗斯，人民仍无幸福可言，只有革命才能争取到人民的幸福。

随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涅

①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02—103页。

②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55页。

涅克拉索夫的写作计划也有所改变。作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塑造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全村宴》中出现的格利沙·向幸福诺夫就是这样一个雏型。涅克拉索夫通过这个革命青年的典型，回答了本书书名提出的问题，——人民的幸福体现在革命之中；唯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向沙皇制度作斗争的革命者，才享有真正的幸福。涅克拉索夫打算在长诗以后的章节中继续发展这个革命者的典型，他在病重时还说：“再要有三四年的生命就好了。……越往下写，我就越清晰地看到了长诗怎样继续发展，看到了新的人物和新的画面。”可惜的是，一八七八年涅克拉索夫的死打断了他的计划，《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终于作为一部未完成的长诗留给了后世。

历史地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些什么意义呢？我认为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作者深刻地揭发、控诉了沙皇统治下的整个黑暗的社会制度。正当沙皇政府及资产阶级自由派大肆吹捧沙皇“解放农奴”的时候，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剥光了“伟大改革”和“新秩序”的漂亮外衣，把俄国社会“亦新亦旧”的黑暗真相展示在人们眼前，并且把锋芒直接指向了大地主头子沙皇。诗中描写农民受剥削，用了这样醒目的警句：

“干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
等到活刚干完，看哪，
站着三个分红的股东：
上帝、沙皇和老爷！”

针对沙皇“恩赐自由”的神话，涅克拉索夫讽刺道：

“沙皇的诏书真正好，
咱们看了莫名其妙……”

“沙皇抓男丁，
老爷抢姑娘！

……………
俄罗斯的老百姓
生活顶刮刮！”

对于反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长诗的揭露是入木三分的。作者通过刻划饭桶耶夫、乌鸦金等农奴主—地主的形象，揭露了剥削阶级丑恶而顽固的本性。对于涅克拉索夫这方面的功绩，列宁曾高度评价说：“涅克拉索夫和萨尔梯柯夫^①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②涅克拉索夫对沙皇、对剥削者及其奴才的愤怒控诉和辛辣讽刺，至今读起来还使人感到痛快淋漓，使人感到农民世世代代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憎恶，正从诗人笔尖上喷涌而出。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意义之二，是作者打破了俄国诗歌的旧传统，把农民（不久前的农奴）放在长诗的中心位置。恩格斯曾经赞扬作家描写被剥削阶级，指出：“先前在这类

^① 即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② 《纪念葛伊甸伯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8—39页。

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① 他高度评价这是“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② 涅克拉索夫在长诗中也作了这样的革新工作，他站在农民一边，热情歌颂这些“低贱”的人们，细致入微地描写他们“低贱”的生活，并通过活生生的形象，说明在沙皇“解放农奴”后，农民仍然受着残酷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男子汉面前三条路：

酒店、苦役、坐监牢；

妇人面前三个绳套：

第一条是白绞，

第二条是红绞，

第三条是黑绞，

任你选一条，

把脖子往里套！”

但是不论农民多么贫困无告，多么愚昧落后，劳动人民的那种勤劳、坚忍、酷爱自由的优良品质是消蚀不掉的。长诗塑造了农民典型萨威里，他因反抗剥削者而遭到二十年苦役加二十年流放，但是并没有被压服（作者手稿中还写了萨威里逃出苦役营，对沙皇政权复仇的片段，但是因受出版检查限制而未写进定稿）。“烙了印，却不是奴隶！”这句话出自当了一辈子农

①、② 《大陆上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4页。

奴、受尽了折磨的百岁老人萨威里口中，是多么豪迈啊！难怪作者要称他为“俄罗斯壮士”了。在当时的俄国，涅克拉索夫能一反贵族知识分子的偏见，以对农民的尊重代替对“下等人”的鄙视，以对群众的无穷希望代替慈善家的怜悯，这是难能可贵的。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意义之三，是作者写出了人民要革命的主流，形象地表现了只有在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中才能找到幸福这个主题思想。沙皇政府演出“改革”的丑剧，目的本是防止革命的发生。但是尽管“改革”为资本主义开辟了一定的出路，从而延缓了革命，但它毕竟阻止不了革命；尽管革命的高潮还离得很远，革命毕竟已在孕育中。“农奴制的崩溃震动了全体人民，把他们从长期睡眠状态中唤醒过来，教会他们自己去找寻出路，去为争取完全自由而斗争。”^①《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真实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动荡求索的气氛。我们通过七个农民的眼睛看到：“改革”没有能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无论是勒紧裤带省、文盲省、惊慌失措省、开枪镇压省，到处积累着人民的愤怒，到处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列宁在分析一八六一年“改革”的形势时指出：“若干世纪的奴隶制把农民群众压得这样厉害，使他们这样愚昧无知，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是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看出了臭名昭彰

^① 《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1页。

的‘农民改革’的全部狭隘性，看出了它的贫乏的内容，看出了它的农奴制的性质。”^①不论是农民的这种零星的起义，或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都在《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得到了反映。涅克拉索夫不顾严密的出版检查制度，在长诗的字里行间透露了不少农民“骚乱”的消息，例如地主削皮科夫领地的农奴暴动，不屈村遭到军队弹压等等，他还写道：“因为感恩到了极点，农民又起了暴动！”这对沙皇“解放农奴”的“恩典”，真是莫大的讽刺！在长诗最后一部《全村宴》中，涅克拉索夫通过格利沙·向幸福诺夫的口，号召青年一代献身于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事业：

“俄罗斯昏睡着，
一动不动！
但是她地下
燃烧着火星，”
“亿万大军
正在奋起，
无敌的力量
终将得胜！”

《全村宴》引起了沙皇政府的狂怒，两次付排，都被检查机关抽掉。当时的出版检查官这样写道：“诗人所描绘的一方的受苦受难和另一方的专横跋扈，已超出了一切忍受的限度，不可能

^①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04页。

不激起两个阶级之间的愤怒和仇恨。”这说明反动的沙皇政府从这部长诗中已经嗅到了阶级斗争的气息。

读着这部长诗，我们不能不想到：距今一百年前，涅克拉索夫写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向沙皇制度发出了挑战；在苏修新沙皇倒行逆施、复辟资本主义的今天，“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个尖锐的问题，不是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吗？

涅克拉索夫曾对沙皇制度作过不倦的斗争，其作品的革命性是比较鲜明的；但另一方面，为了使其刊物不被查封，他也曾向沙皇政府作过一些让步，表现了软弱性。列宁指出过，虽然涅克拉索夫的同情完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可是他有时仍不免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涅克拉索夫也正由于自己的软弱，向自由派弹了一些阿谀逢迎的调子，但他也因为自己犯的‘罪过’而深深痛恨自己，并且公开表示忏悔：

我没有用竖琴做过买卖，但有时候，
由于执拗的厄运的威胁，
我的手在竖琴上弹出了
不正确的音响……”^①

我认为，涅克拉索夫的这种软弱性，在《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也有所流露，如在《省长夫人》一章中，作者描写了统治

^① 《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06—307页。

阶级的“慈悲”，赞美了一个省长夫人。应当说，这也属于“不正确的音响”，这种音响和全诗的主题思想是不调和的，和萨威里爷爷关于“我们有冤没处诉”的正确断言也有矛盾。

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涅克拉索夫不可能超出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在长诗手稿中写道：

“唉，你在哪儿呀，
幸福的不饿肚子村？
我们走哪条道路，
才能走到你身旁？”

他探索着这个问题，但是不可能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农奴制度的束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西欧晚，当时无产阶级还刚刚在形成。只有在涅克拉索夫逝世之后，以一八八三年劳动解放社成立和一八九五年彼得堡工人罢工为标志，俄国无产阶级才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在涅克拉索夫的时代，他还不能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不能认识到：依靠农民革命而避免资本主义——这仅仅是一种空想，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

下面，我想简单谈谈这部长诗从民歌吸取养料和形式的问题。

诗歌必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内容相适应，涅克拉索夫在诗的形式方面，也对传

统诗歌作了大胆的革新,使之为农民喜闻乐见。前面已经提到,长诗的书名、结构以及童话式的开端,就和民间说唱文学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作者灵活运用民歌的“比兴”手法及传统的民歌形象,使得长诗更为色彩鲜明、亲切动人;长诗的语言也有浓郁的民间风味。当时的贵族文学家,对农民的土话俚语是鄙视的,认为这种语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涅克拉索夫却偏偏摒弃“高雅”的诗歌语言,大胆用农民的口语写诗,还吸收了大量民间俗语、俚语、谚语、谜语,充分表现了群众语言的丰富、生动、机智和诗意。“恐怕你咬破钢笔尖,也写不出这么妙的词儿!”——这是涅克拉索夫对群众语言的评语,也是对贵族文学家的回答。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格律也有鲜明的民歌特色。这里必须说明:俄罗斯民歌和中国民歌有一个显著区别,其音乐性的基础不是押韵,而是重音和轻音排列组合构成的各种节奏(音步),其中最有特点的又是“重轻轻”音步。涅克拉索夫对民歌进行了提炼,在《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采用了无韵诗的形式,三音步抑扬格和“重轻轻”结尾相结合的基本格律,每隔数行又有一行诗以重音结尾。这种格律既适合说唱,也有利于抒情和讽刺。其间又间或穿插着头韵、腰韵、脚韵、对称、双声等音乐手法。而包孕在长诗中的许多歌谣和小叙事诗,则是格律丰富多采的有韵诗。总的看,《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并非模仿民歌,而是既脱胎于民歌,又适合新的思想内容,在形式上别创一格。“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涅克拉索夫于彼时彼地从民歌吸取养料和形式的实践,对我们也不失为一种借鉴。

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①在翻译《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时，为了做到两者兼顾，译者作了几点尝试：一、摒弃书生腔，以口语、俚语入诗，尽量体现原著的语言特色，保存其民歌风、乡土味；二、原作绝大部分篇幅是无韵诗，因我国没有无韵体的民歌，如照样译成长篇无韵诗，恐怕读者难以接受，所以插入了一些似有似无的交叉韵；至于原文采用的种种音乐手法，译文也尽可能体现；三、原诗基本节奏为每行八音节（轻音结尾）和六音节（重音结尾），因为译文不宜硬凑字数、因词害意，又因为中国民歌是以“五、七言”为基础的，所以采取了把“六、八言”和“五、七言”揉合在一起的比较自由的节奏；四、对原作中的有韵诗部分，译文基本上按原文节奏与押韵格式译，以保存原作的丰姿；五、原诗中的人名地名多有寓意，翻译时采用了意译和音译结合的方式；六、由于作品出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风俗习惯我们都不熟悉，因此除作者原注外，译者又加了一些注。以上一切，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缺乏研究，都很难避免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飞 白

1963年“八一”节初稿于广州

1978年5月23日改于上海

^① 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三），见《且介亭杂文二集》，1973年版单行本，第112页。

目 次

译者序	III
第一部	1
开 篇	3
第一章 神父	22
第二章 集市	43
第三章 醉的夜	63
第四章 幸福的人们	85
第五章 地主	120
农 妇	149
开 篇	151
第一章 女儿未嫁时	171
第二章 歌谣	182
第三章 俄罗斯壮士萨威里	194
第四章 小皎玛	215
第五章 母狼	233
第六章 凶年	249
第七章 省长夫人	260